

论 出 版 发 行 目 录

乔好勤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出版发行目录是揭示报导书刊出版信息，传递书刊商品情报，组织书刊经销的一种目录。出版社为了让社会了解自己的产品，开拓销路，编目录以作宣传，这种目录一般称为图书出版目录。图书发行部门为了向读者通报商品信息，组织图书进销，编目录以供选购者参考，这种目录一般称之为图书发行目录。两种目录编者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让用户了解图书出版的情报信息，扩大图书发行。因而我们把二者合起来称为出版发行目录。

出版发行目录是随着图书出版发行事业产生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现代，这种目录形式繁多、数量很大，成为整个书目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类型。在图书出版发行业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于图书馆与情报工作亦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历代目录学家和出版发行工作者对此很少加以研究，许多目录学著作根本不予涉及。因此，人们对图书出版发行目录的性质、特点、及其在出版发行工作和整个书目报导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缺少必要的认识。为此，本文拟就此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引起图书出版界和目录学界同仁的关注。

一、出版发行目录是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发展的产物

正式的出版发行目录应该是在印刷术发明以后，可投入图书市场的商品的大量出现，销售范围的扩大，为满足图书购买者了解和挑选图书的需要而产生的。

唐宋以前，我国图书贸易虽然早已存在，两汉时期进行图书买卖的“书肆”已有史可徵，但未有出版发行目录的记载。估计在抄书售卖和书肆相当活跃的南北朝时期，可供文化人了解出售图书品种的简单的书目单是有的。不过，中国古代目录学向来鄙视“但记书名”的目录，这种目录不可能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又因先代书目，多所散亡，所以这类目录非但未获流传，史亦无载，只得存疑不论。

唐中叶以后，印刷技术已广泛应用。据唐柳玭《家训序》和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可知，小学、诗文集、历书已大量翻刻出售。五代冯道、毋昭裔曾广刻儒家经典、文集、类书，吴越王钱俶曾三次雕刻佛经。至宋则形成官刻、家刻、坊刻等庞大的出版事业，书林、书铺遍及南北各大都市，出版发行目录自会应运而生。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

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已开记录图书不同版本的先河。郑樵《通志·艺文略》已著录出版目录《国子监书目》一卷,《川本书籍录》三卷。国子监为南宋太学,亦属宫廷刻书之所,元代改为西湖书院,仍存有大量书板,《国子监书目》即此处出版图书之记录。《川本书籍录》即四川一地刊印图书的汇录,犹如今日之《川版图书目录》之类。而杭州的图书发行家、出版家陈起、陈思父子的陈家书舖所编的《宝刻书目》即储售古籍目录。

有明一代图书版贸易事业得到更大的发展,反映图书出版发行情况的目录见增多。仅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载,就有《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内府经厂书目》二卷、《国子监书目》一卷、《南雍总目》一卷、《古今书刻》二卷。《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为黄裳等编,是现存最早的出版目录。而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记载了各司、府刊刻书版的图书,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记载图书出版情况的目录还有梅𬸦的《南雍志经籍考》、郭磐的《明太学经籍志》、阉人刘若愚《酌中志》一书中的《内府经书纪略》;大出版家、发行家毛晋所编《汲古阁校刻书目》不但是其出版图书的记录,而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子毛扆曾编了一部《汲古阁珍藏秘书目》,据叶德辉《书林清话》称,“此乃售书于潘稼堂,不得不详为记载,以备受书者之取证。”可见,也是一部尤籍销售目录。

清康乾以后,图书出版和发行业有了新的发展,苏州、杭州、北京、南京、上海各地形成了繁荣的图书市场,书店林立,竞争激烈。光绪间,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先后设立官书局,编印了《湖北官书处书目》、《陕西官书局书目》、《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直隶津局运售各省书籍总目》等,1930年朱士嘉先生将这些书目汇辑成一本《官书局书目汇编》,至今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一批新型的书店书局,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和新的经营方式、图书出版量和销售量迅速增加。为了扩大最新图书商品的流通,编出了一批新书总目和丛书目录。如现代书局的《图书总目》、开明书店的《全国出版物总目录》、生活书店的《全国出版目录汇编》和《生活全国总书目》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书录》、中华书店的《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等。

晚清以来,许多著名藏书家所藏古籍在动乱中云游星散,而古籍贩卖业相应兴隆,各书店竟相编印书目以广招徕。虽然这些书目大多时过境迁,无从考索,但个别学者或书店保存下来的也不少。去年初我在社会科学院翻阅顾颉刚先生遗赠的藏书,其中收集古旧书店编印的发行目录甚多。如北京的《邃雅斋书目》、《文芸阁书目》、《文殿阁书目》、《北京佩文斋书纸店图书目录》、《粹雅堂书目》、《文奎堂书目》、《莱薰阁书目》、《文禄堂书目》、《修绠堂书店书目》、《中国书店书目》等,杭州的经训堂、抱经堂、扫叶山房的书目、上海蟫隐庐、爱古书店、翼化堂、申报馆的书目等,有的编印精良,有的仅只言片羽,能妥善保存至今,可谓有心之人。

旧书店的经理人员,有不少好学之士,为了他们的事业,多喜与学者名流交谊,于古籍偶目既多,又心萦目识,勤于思考,多精通版本目录之学。他们于贩书之暇,爬梳考证、日记手抄,积年累月,编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目录著作。上海罗振常的《蟫隐庐

书目》就于古籍版本源流、校勘，书品、纸张、价格均有详细精辟的著录。杭州朱遂翔的抱经堂，不仅编印有发行目录，还编著了《抱经堂藏书记》、《遂翔所见书目》、《贩书琐记》、《六十年书肆回忆》等。北京的“二卿”更是闻名遐迩的图书发行家和目录编著者。一是通学斋书店经理孙殿起（字耀卿），除编有零星的《通学斋书目》外，又编印出版了《清代禁书知见录》、《丛书子目补遗》、《贩书偶记》，后者被称为《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引誉中外。另一个是文禄堂经理王文进（字晋卿），辑平生所见珍本，成《文禄堂访书记》，去取精慎，考核翔实，人谓与邵亭《书目》位西《标注》“同其功用”。其它著作又有《文禄堂书影》、《毛氏写本书目》、《明代刊书总目》、《宋元以来刊刻年表》等，均有较高学术价值。伦哲如先生曾有诗颂之：“书目谁云出邵亭，书坊以老辈自编成。后来屈指胜兰者，孙耀卿与王晋卿”。

历史证明，出版发行目录是随着科学文化进步，人们对图书资料需求的增加，出版发行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由出版物的回溯记录到及时反映最新出版物，由单一个别书目到系列书目的出现、以致形成目录体系，是出版发行目录发展的规律，也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出版社已达400多家、每年出版图书近5万种、国内图书发行额迅速增加、图书出版发行目录的面貌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远远不能适应图书出版发行事业的需要，许多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改革的。其中，弄清出版发行目录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的地位，提高对出版发行目录的认识是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出版发行目录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的地位

出版发行工作是人类文献交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和学者的劳动成果能否进入社会文献交流系统，被社会所承认所利用，出版工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精神产品或被扼杀，或顺利问世，这是社会赋予出版人员的神圣职责和权力，因而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称他们为图书的“助产婆”。发行工作则决定着文献流向社会的速度、范围、数量，是连接图书出版者和消费者的桥梁。而出版发行目录正是在他们之间传递情报信息的使者。

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除个别供内部交流赠送外，绝大部分属于商品图书。出版社除了进行政治思想宣传，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目的外，还要注意经济效益，保持收支平衡，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并为国家上交一定的利润。为了实现这两个，或其中的任何一个目的，它们都必须：一选好题目；二尽可能多的吸引读者。

编辑部要确定选题，除了了解科学文化发展趋势外，还要掌握国内外各家出版社的动态，图书市场购销动向和读者阅读倾向。各个出版社的出版目录就成为编辑人员有用的参考工具。出版社要让自己的产品销售代理人书商找到销路，也必须编制出版目录以通报信息；同时还要吸引计划发行外的大量读者群，在社会上宣传自己的出版成就和出版水平，在读者中树立自己的威望，和读者建立感情的联系，这就要不断地散发装帧讲究的出版目录和书目广告单，特别是在一定的时候编印有提要的带书评的大型书目。如近年出版《湘版图书评论》、《上海版书评选》、《川版图书目录》等。中华书局的商务印书馆近年都编印了总结性的出版书目著作《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

和《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79—1986）》、《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本）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年本）。

出版工作的许多环节都离不开书目的帮助，任何一个精明的社长和编辑都不在乎于本版书目编制方面所花费的人力和财力。他们知道用这一点投资为自己打开销路，会得到更多的报偿，使自己得到生存和发展。

出版发行目录在书店的经销业务中的作用比出版社显得更为重要。图书发行机构是从出版业务中分离出来的独立企业。其主要任务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完成商品图书的销售。这些任务落实到一点上，就是要把对社会有益的图书卖出去，并且其销售量越多、越快，其贡献就越大。躺在书库里无法销售出去的图书，除了化浆之外，没有任何社会价值。

所以应该采用更多的方式向读者通报图书信息。应该积极主动地为每一种图书找到它的购买者。目前图书发行部门除了利用广播电视和口头宣传传递图书情报外，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印发图书目录，把集体藏书单位的采购员、爱读书和爱藏书的学者和大众，吸引到书店中来，唤起潜在的读者的购买意识，不断地扩大图书销售渠道和图书消费队伍。

书目的宣传效果不可低估。郑振铎先生曾目睹过一家书店的情况，他说：“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版、坏版、明版、清版、全部一扫而空。”据悉，过去农村预定图书为数不多，1984年《农业新书目》发行以后，预订数目激增，1984年比上年同期品种增多26%，订数增长87.4%特别是外文图书的订购发行，由于地域的阻隔和语言的障碍，更有赖于出版发行目录所提供的书目情报。

解放后，我国图书发行主要有统一订购和零售两种形式。在统一订购工作中，征订图书目录起着特殊的作用。有关发行部门根据出版的出版计划编制含有订单的新书征订目录，发向全国图书销售部门或个人，他们根据征订目录中各书的著录事项和提要，选择图书，签署品种和订数，寄回各地书店，然后汇集到发行所，或直接通知出版社，预订图书。新书出版后，书店据此进货和发货。也就是说，在统订工作中，目录成为传递书目情报和订购数据的使者，它在出版者、发行者、消费者之间经过多次往返，最终完成图书经销。没有图书发行目录，统订工作就无法进行。

零星代订在外文图书发行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为了订购无误、节约外汇，避免重复和上当受骗，必须广泛应用国内的出版发行目录进行书目情报检索。从事外文图书发行的同志认为：“搜集和利用目录是代办业务的情报工作”、“针对不同的需要进行查目，是一项细致重要的工作，是零订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查目看来是事务性工作，但直接影响订到率和订购速度，确实是一门学问。”为此，中图公司已专门建立了目录资料中心，各地外文书店也陆续建立了查目室。负责国内图书发行的新华书店等部门也有必需建立查目设施。

三、出版发行目录是整个书目情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书目的数量和类型日益繁多，各个国家都在加强书目情报的

管理,一个有机的书目体系正在形成。尽管人们对这一体系的结构、书目类型的划分还有不同的认识,但开始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来研究书目工作,充分发挥各类型书目的作用,努力实现国家书目控制,却是一致的。

在书目情报体系中,国家书目、馆藏目书、专题目录、检索刊物、推荐书目等几种重要的类型。对这些书目类型的研究向来比较重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出版发行目录的重要性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在普遍目录学著作中、在整个书目情报体系中,还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

人们大都特别重视国家书目,因为它全面系统地揭示和报导了一个国家的出版物。而目录工作的历史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国家书目都是由出版发行目录发展而来的。

早在十八世纪发表在《圣彼得堡公报》上的书目单,就是当时印刷销售的图书目录。被誉为俄罗斯目录学之父的B. C. 索比柯夫编制的《俄国书目初编》,就是一部出版发行目录,索比柯夫本人就是书舖的店员和经理。当前苏联的国家书目《新书》、《图书年鉴》等,仍然具有出版目录的特点。这些书目的编者——全苏图书局接受图书呈缴本,“承担国内出版物统计的任务。”

其它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出版发行目录的产生也早于国家书目,并且后者是前者发展演变的结果。在美国,至今没有正式的国家书目,而鲍克公司编印的《在版书目》、威尔逊公司的《图书累积索引》等由于报导全面,反映及时,实际上起到国家现行书目的作用。

我国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几部《全国出版物总目录》、《全国总书目》等也都是由几家大的书店编制的出版发行目录。解放后出版的《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也先是由新华书店,而后由国家出版局所属的版本图书馆编制的。

出版发行目录虽然不像国家书目那样体例完善,不像联合目录那样反映馆藏,不像专题目录那样文献主题集中学术性较强,不像推荐书目那样严格挑选,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文化教育作用,但它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和重要的作用。

1、如前所述,它是出版发行部门完成业务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2、它比任何一种类型的书目都更及时地提供书刊情报。每月一期的现行国家书目所反映图书信息的时差显得太长,而许多出版发行书目所报导的是计划出版或正在印刷中的图书预告目录,使许多图书情报部门、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为了更及时地得到新的书目情报,不得不求诸于出版发行目录。

3、商业性、广告性是出版发行目录的又一特点。其它任何书目类型但是以揭示文献、提供检索,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为目的的,而出版发行目录除了这一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出版发行的书刊做广告,促进书刊的销售,以便获取更高的利润。它是图书市场竞争的体现者。在经济增殖规律的支配下,一种内在的动力,使它比其它书目类型的交流更为活跃。有的出版社、书商的书目有旬刊、月刊、半年刊、年刊、二年刊、五年刊、配套齐全、不厌其烦;多卷本、小册子、活页式、花样繁多;印刷精良、装帧考究、价格便宜,甚至免费赠送,有求必应,真是物美价廉,服务周到。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出版商,为了猎取更多的利润,扩大发行,目录投寄无孔不入。

由于出版发行目录具有商品广告的目的，也就使它往往出现难以避免的缺点，特别是一些国外书商的目录，对于图书的介绍常常言过其实、同书异名、出版时间不准，在书价上故弄玄虚，这是我们在使用这些目录时必须注意的。

4、出版发行目录是现实出版和发行工作的反映和记录，所以在当前，它是研究各国出版发行事业的重要材料，以后，它是研究各国图书出版发行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更是研究出版发行目录学的宝贵文献。但是，由于过去出版发进领域不大重视理论研究和历史总结，对这些资料的利用不多，搜集、整理、保管亦不甚注意，致使大量出版发行目录旋起旋灭，云游星散，给今天的学者带来许多困难。笔者在发现顾颉刚先生的藏书中有大量的出版发行目录时就深有感触，并且相信，在其它学者的书斋里也会有这类书目存在。所以，我希望有条件的出版发行机构，要像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那样，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或资料室，出版发行管理和研究部门要尽快建立专业文献情报中心，在适当的时候，组织力量，对这类资料进行调查、征集，以供研究者参考。

四、我国出版发行目录体系的组织和完善

解放四十年来，我国出版发行目录工作在探索中前进；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出版发行工作的改善和发展，出版发行目录的数量和质量均有较大的提高，并且逐步系列化。

当前我国出版发行目录主要有这样几个系列：

（一）国内版中文图书发行目录：

中文新书的国内发行一直是我国图书发行工作的主要业务，过去一直由新华书店承办，实行统一订购和门市零售的形式经销。目前虽然打破了单一发行的渠道，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发行公司和出版社办发行，但新华书店的统一征订工作仍占重要地位。与这种发行体制相适应的图书发行目录包括：

1、全国性中文新书国内发行目录：主要有《社科新书目》、《科技新书目》、《标准新书目》、《农业新书目》、《民族文学图书征订目录》以及大中专教材、中小学课本、业余教育课本，盲文图书、年画等征订目录。

2、未公开发行的图书目录：有《内部发行图书征订目录》等。

3、地方性中文新书发行目录：有各省（市）出版局、省（市）人民出版社、省（市）新华书店编印的目录，如《北京新书月报》、《上海新书目》、《江苏新书目》、《广东新书目》、《四川新书目》、《重庆新书目》等，也有多省联合编印的联合发行书目，如湖北、湖南、广东、河南、山东、辽宁等12省曾经联合编印的《新书月报》，重庆发行所编印的《重庆联合书目》等。

（二）外文原版图书选编征订目录：

我国外文原版书的进口业务过去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及其分公司经营，目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国家教委图书对外贸易公司也兼营图书进口业务。编印的系列目录包括：

1、中图公司第一图书部编印的征订目录有：《ST目录：苏联图书征订目录》、《DT

目录：东欧国家图书征订目录》、《RT目录：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图书征订目录》、《KI目录：朝鲜图书征订目录》、《蒙古人民共和国图书征订目录》等。

2、中图公司第二图书部编印的征订目录有：《L目录：外国学术团体新书征订目录》、《S目录：外国社会科学新书征订目录》、《T目录：外国科学技术新书征订目录》等。

3、中图公司文献部编印的目录有：《SD目录：学会、协会、国际会议出版物目录》、《外国丛刊目录》等。

4、国图公司的中国图书进口中心也编印了《CC目录：进口社会科学图书征订目录》。

（三）中外文报刊国内发行目录

1、中文报刊国内发行一般由邮局统一办理，每年9月左右印发《全国报刊目录》。

2、外文报刊国内征订目录主要有中国公司编印《外国报刊目录》，1985年出第六版，每年又有补充本。

（四）港台书刊征订目录

港台书刊的订购工作由中国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他们编印的目录有《台湾香港地区新书征订目录》、《港澳台报刊目录》等。

（五）参考性出版发行目录：

这类目录不含订单，不直接供征订图书使用，但可供图书发行和图书消费单位采购图书参考。其中包括：

1、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所属国家版本图书馆编印的《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

2、各出版社编印的本版图书目录。其中有新书目录，也有多年累积目录。

但是总的来看，我国现在出版发行目录还远远不能适应迅速发展和变革中的出版发行工作的需要，存在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国出版发行目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还很不完善。目前虽然已经形成许多系列目录，但系列之间缺少进一步的协调和有机的联系。甚至同一类型的发行目录也没有很好配合。作为一个体系来看，还存在不少漏洞。譬如、中文书刊对外发行目录，国外中文书刊的国内发行目录、国内版外文书刊的发行目录、古籍发行目录等均未形成系列，甚至还存在空白，对我国图书打入国际市场是不利的。

其次，我国出版发行目录著录格式混乱，极不统一、著录项目不完整、著录数据不准确，大大影响了书目情报交流，影响了发行目录在消费者中的信誉，从而削弱了它们作为商品图书的情报和广告价值，影响图书发行。更不利于书目数据的检索利用，不利于各类型书目数据的转换，不利出版发行工作自动化管理。

其三，我国许多发行目录的刊名、刊号、刊期、报导量编排体系均不太稳定，读者难以把握，不但使用不便，而且难于在国内外形成“权威”。

为了改变出版发行目录工作的现状，使之适应迅速发展和日益复杂的出版发行工作

的需要，我们认为有关领导部门应该下决心采取必要的措施，对现有出版发行目录体制进行改革：

1、开展出版发行目录学教育

出版发行目录是一个内容复杂、种类繁多、情报性实用性很强的书目类型，不但有很多技术性问题需要学习和研究，也有很多理论性和规律性问题需要认真地探讨。国外许多国家的出版发行书目编制人员受过专门训练，苏联很早就编著出版了《出版发行目录学》一书，对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进行系统的目录学教育。许力以先生在1984年就曾指出：“目录学不仅是图书馆工作人员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出版和发行人员也要认真学习。”“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使目录学的研究，更提到重要日程。在现在的电子计算机中，文件、资料、数学、符号的输入和终端机的显示，如果不研究目录学，不进行统筹的编排和严密的行算，将不能达到有效的目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尽快地建立起“出版发行目录学”，尽快地向出版发行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普及目录学知识，提高他们对出版发行目录工作的认识，提高出版发行目录工作者的理论和技术水平，为出版发行目录工作改善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2、加强出版发行目录工作的管理和协调

鉴于我国出版发行目录多头分散的混乱现象，有必要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图书局或发行局下建立全国出版发行目录管理部门，或由图书局或发行局牵头，由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书店等联合组成协调机构，负责对我国出版发行目录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制定统一规划，逐步完善我国出版发行目录体系，建立出版发行书目控制系统，并使之成为我国国家书目控制（NSC）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好对全国出版发行目录实行登记制度，协调各书目之间的关系，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亦免缺漏，保证质量，充分发挥其通报图书、扩大图书报刊发行的作用。

3、努力实现出版发行目录的标准化

标准化是实现书目控制、加强国内和国际书目情报交流，开拓国内外图书市场的
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出版发行目录自动化的基础。从全国图书发行事业、从世界图书市场的竞争来考虑问题，不能再各行其是了。出版发行目录的标准化要和全国各行业目录工作标准化一致、和国际目录工作标准化一致。应该遵守经过长期讨论而确定下来的我国目录工作标准化的四个指导原则，即中外文目录统一、各图书情报部门目录统一、各类型目录统一，不同载体目录统一。国家标准总局1982年以来陆续通过的一系列关于目录工作的标准，我们也应该认真执行。出版发行目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减少著录级次，但不应改变著录格式，以免造成混乱。

4、尽快实行在版编目

实行在版编目是图书情报领域多年的愿望，目前正在加紧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可望不久即可执行。在版编目不仅对图书馆、情报部门和广大读者有利，对图书出版发行部门也很有用。他可以减少许多人的重复劳动，促使目录工作标准化的实现，使目录与

（下转第42页）

地谈到了学习心理的前三个内容范围，而对第四个方面的内容，却没有涉及。而这第四个方面，恰恰是读者工作人员研究读者，改善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提高读者工作质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此，教材对这一方面的忽略，是不妥当的。

再则，教材对利用文献的检索心理问题，谈及甚少，而对学习心理则另辟一节单独阐述。因此，使之显得有些失去平衡，在谈到检索心理方面，教材只讲：“检索心理，即研究心理，包括综合研究心理和专业研究心理，以科研读者为主体，研究他们的心理内容、心理特征及效能。检索心理的内容范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读者的研究内容及水平深度；第二、读者在文献检索过程中表现的共同心理特征，如求新、求准、求全、求快心理，以及特殊心理特征，第三、读者的检索能力、检索效果及对图书馆工作评价的心理表现。可见，读者的检索心理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而图书馆读者工作研究读者的检索心理，应该说是有着比研究阅读心理即学习心理更富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它是关系到图书馆的社会效果及地位的重大

问题，教材在第三章中对阅读心理即学习心理能够另开章节，着重阐述。那么，就更应该对读者的检索心理进行深入、细致、详尽论述才是，从体系上来说，也就应该另开章节，两者并重。这样，也才能使体系较为完整，阐述的内容圆满具体，从而更富有实际的指导意义，那么检索心理还应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应有读者的检索习惯，检索目的，检索时的思维状态，检索时的语言障碍，以及其他检索心理的现象及特征，还有图书馆读者工作应如何针对其特定的心理阅读需要，进行服务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艰苦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才能回答，在此只不过是对本章的体系提出一点浅见。

以上，冒然的提出自己一点不成熟的、不一定正确的浅见，以求教于沈继武老师及同行们，希批评指教！

参考文献

《图书馆读者工作教程》张树华、赵世良编。

《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沈继武编著

《科技情报工作基本知识》北京科技情报学会编。

（上接第8页）

图书中在版编目事项一致，便于读者选购、邮购图书，特别有利于图书对外贸易。

5、逐步实现出版发行目录工作自动化

利用计算机编制出版发行目录，可以提高编制速度、质量，提高书目的情报性，使图书发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计算机在国内建立1—3个出版发行目录中心。为国内各出版发行、图书情报、科学研究部门以及国外出版商、书商和图书情报机构进行书目数据检索服务，为图书发行打开更广阔的销路，扩大图书贸易范围。我国出版发行自动化正在加紧研制之中，我希望不只着眼于管理方面，而在出版发行目录自动化方面多花些力量，这对扩大国际图书贸易将会发挥很大作用。